登榮萬言龍公居然任之長者余人以文傳宜今日佳言墓者多也

玉茗堂文集卷之七 志銘 墓表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甎胄天羽沈際飛選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澄源

龍公墓志銘

予鄉舉爲隆慶庚午秋，而吉之龍公宗武、劉公臺南昌、萬公國欽、丁公此呂皆成進士，雖蘊藉慷慨殊致，而各有名於時。劉、萬、丁三公皆以御史言事去官，前後歿無所恨，而獨龍公以高才猛氣不得爲其所欲

爲而頓挫外服終於受俗重誣以炙海內知者傷之
而予與吉水鄒公元標尤甚嗟夫世豈無若人之才
與氣而以誣廢且炙者乎然以予所見所聞知則於
公固有憤發隤絕不可言盡者矣蓋公以名進士擇
拜蘇州李蘇故浩穰煩劇甲天下公至披摘影發如
神豪傑立解散能聲勃興久之里居貴人皆懾服而
公復凱亮下士有體人士服信而愛之嘗有當事某
者以肖破公帑絓吏議至捕逮其子孫不能償直指
使者邵公憫焉爲言　上益發怒令具列其經費狀

以聞不且罪言者使者怖以屬諸李官皆相視怯恧亡以應蓋先朝數十年事十數郡所經費簿書相遞代緣絕盡矣使者怖益甚會公以他檄詣淞一見語輒受事而月而報竣歷歷若指掌使者嘉復言於上上原其而嘉使者能於是使者喜益甚而以其能歸公其德公也且益深癸酉檄分典南闈試所錄士常定於公故房額取士不盈十而公獨二十有奇皆一時知名士後多顯重者已蘇守洎長吳令上計去大吏檄公縮其三綬公皆佩之而事乃益辦益從吳

人士俞君允文安期輩遊恢如也然忌者固已目攝
之矣甲戌大吏復以公賀　天子壽而空槖行無足
爲都官獻致顏色者固不能無望而又偉儀容高視
濶步不能謬恭謹事卿相大吏卿相大吏初皆喜一
見公比見有所問輒自傾吐百千言不少遜卽又念
而目攝之矣坐是諸使者章舉治行尤異者至十餘
上而僅得姑熟丞海内詫之郡人列治狀爲請乞留
丞蘇不可得而公亦怡然卽官姑孰矣姑孰不當蘇
簿領十一而首當留都重輔江海間盜賊風起公以

江防治蕪陰稍用嚴理數月威信大著千里之內商旅夜行賓從時至歌吹之聲相聞無絶蓋予嘗三過蕪陰公在覺為重鎮比公去蕪如寠藪矣公前後凡三攝邑事所在頌而留之者至五六上所條刻皆足為後來法然亦不幸而有吳生之事矣蓋是時 上方冲聖而江陵張公用一切把握裁覈為政時不能無苦之遂有為中丞海公疏而假 言以下者適公之小吏刻以行聞於江撫某某曰吉安劉若鄒若前傳應禎等皆以言執政危切坐戍龍其鄉人而龍之

妄人情狀可笑

小吏家刻此必龍所爲也下公捕治此事而公亦不得已一爲蹤跡所從展轉凡四五輩而始引爲吳生仕期仕期者宣城妄男子也老諸生閒常落魄外走曰我當之長安上書言執政者實未嘗至都有言也至是僞疏　旨引及乃始索得其書詞意頗類以質仕期仕期語塞其上江撫轉以聞江陵江陵手書曰此不足起大獄斃之杖下可耳撫以示公公不忍而撫意遂欲以吳生事及其鄉人沈公懋學矣懋學故孝廉時爲宣城令姜公奇方所賞重公至宣問人士

令以懋學梅君鼎祚對、公皆厚遇之、而懋學遂爲丁丑殿試第一人、受江陵恩遇最深、而當江陵不肯歸服父喪時、乃至廷杖言者鄒公等、懋學亦以書勸江陵、見忤、移病歸里、公益用憐重之、及是撫欲有以中沈、快執政意、而公屹不應、曰、一老措大、假 上旨吾尚未忍堅決、乃及賢士大夫乎、聽之矣、會吳生自憤恚絕吭死、公爲給六千錢殯視之、公故未嘗有加於吳生也、而先是有蕪令某者、不善於公、至是聲言丞實絕吳生食、囓敗瓊死、聞者頗惑之、巳卯冬在姑孰、

且上六年計矣、始一報遷守河南比行而當庚辰六
月大計吏、則又奪公守倅黄、於是公勉一至黄不能
無憤且倨、而其守故公理吳時所賞識士意其下巳、
而乃不然兩者心搆、而其采若屬又且目攝之矣公
不爲意、曰從文士瞿君九思父子王君一鳴輩遊、誦
赤壁賦、嘆曰抱明月而長終、又何羨乎、當事者强之
攝黄岡邑篆、則又厘厘民務不少以遷客委去時大
痴事
侵、有下令飢者得攘富人粟、公驚曰有是耶召簿富
人出粟者、明年官爲若責償有粟者歡從飢而不亂、

郡左江右山盜出沒蘄汝間、不可卒得、爲部署其渠朔望白所部無亡失、因假顔笑、褒遣之、盜用衰息、會使者按黃、當有所誅除、公鞫之無左驗、輒麾去、曰、吾爲若白使者、凡活十三人、檄按五谿、五谿吏俗秏襍、幾不可治、公嘆曰、鉤鉅良吾所饒、顧民雜夷、易驚擾、吾持大體、得事情、還報耳、時五開衛卒叛、五開者黔黎平地、而隸於楚、　敬皇帝時款而繹騷、嘉靖至萬曆間、衛卒胡若盧等各雄其黨、號六譁軍、備兵使者嘗一按部至其地、不納、焚司門、備兵使者走、凡三撻

守備、焚其府、又焚其衣冠圖籍、逐去之、再撻黎平守、至逐之潭溪、其相仇殺、斬掠民夷戶口無算、傳木刻詐約諸洞夷、於是銅鼓靖州龍里諸夷、皆相響應爲亂、諸撫巡監司、屢檄不能下、至是御史屬公往視之、公爲環察道所出入、及其情向、歸報御史、并條上機宜、都御史、都御史曰善、疏上、　詔討五開、頒其條、以公僉辰沅備兵事、刻期徃蒞、兵黃人遮道擁哭、不能去、公從間道行、雪中晝夜不休、時時從馬上裂檄、告諸峒夷、宣布德意、解散其衆、而後至賊城下招之、賊

曰官有利兵我有堅城何下為公擐甲嚴號令策飛輓徵火具召集土客精厲猺犵之屬令諸將軍鄧子龍等分將之而躬督矢石間起辛巳冬仲十八日迄二十二日戰凡十數合賊據城睥睨下木石湯沸毒弩矢槍藥飛墜如雨鼓噪聲如雷而公神色不變益大呼諸將軍奮擊毋旋踵親策馬獲其渠一人斬以殉賊氣大沮遂火其東門以致賊而兵入其北門獲其六譁者四而大捷告矣公遽帥參戎鄧入安撫城中鄧微有難色公曰五開非他虜等故國家所豢卒

也其酋已盡又何難焉公入反覆開諭越二日夕乃
還五開平都御史陳公叙功畧曰僉事龍某十日而
驅一千餘里之危途半月而清四十餘年之叛窩疏
聞於是　天子乃始錄公功以公条議湖廣布政司
事專備兵兼學政如故葢公平五開時已兼視學時
接遞好
從黎平學官諸生講藉歌詩習射常有緩帶折衝之
意是時公自以爲遭遇益勤其官辰沅極楚南徼有
司常猲狭其民視苗峒所殺傷漠不爲理龔蚤晚得
代去幸無事公奮然與更始檄諸將吏申軍法修

城陴、謹燧堠、密偵察苗、夷有敢掠殺吾民者毋隱、時時與參佐等、抵掌而談、或尺書心腑相視、參佐以下、莫不感激、思有所用、遂諭降其郡西山陽峒長、官司徵其大寨九、小寨二十四、楚徼爲清、暇則取所市旁郡書籍、授諸生能讀者、課賞以時、先是士安其鄙、賢書脫名字者百餘年矣、是歲壬午秋、沅陵沅州各得一人、皆公所首士、後徃徃不絕賢書矣、明年癸未春、復當大計吏、公自以功籍顯異、且盡瘁憂國、即百忌可幸卞中、而乃有同事討賊者、內慚公功、搆公罷歸、

公方經畧討苗龍割耳、報至怡然、賦詩就道、未再踰年、而前之不逞於公者、又以吳生之事、論逮公、戍合浦矣、於是鄒公移書海北備兵使者曰、龍君揮霍偉抱、抑而至此、嘗見年家子沈某、極言龍君以身爲其先太史地、故不暇及吳生、且云太史若在、必能明此憤於當世者、而僕與劉傅兩公、皆危苦時受此君高誼不淺、幸善視之、此君才識、殆非泛泛者、公其無忽、嗟夫、公不難以身蔽君典、所以緩急諸君子者、曲折備至、而恐親以其身爲不凱亮之事耶、至不能以五

開功過相准、蔯子、公張、然明、又何長、恨于昔乎、比成
而以差假歸、則無復措意時事、修孝悌之節、孀恤之
行而已、蓋公之考、天爵、爲人奇俠、而數失子、乃厚餙
先祠而禱焉、以有公、公生而目炯炯、神采射人、五齡
受書、立可數千言、聞了其大義、童子師率二歲、輒謝
去、九歲爲制義、援筆立就、試有司、郡丞王公異而欲
子之、不可、而厚遺之、蚤有神孺之目、侍母夫人疾二
年餘、竟不起、孺子哭而毀者數年、後試學使者、臨海
王公奇之、首補庠弟子、辛酉弱而冠、秋試罷歸、益發

余以諸生栗蹶南秋勉肩先子光景依然讀至此欷歔淚下

憤就師安成、而編其同學者四、蓋室無半菽儲、而常以內子奩佐費、迨癸亥而太公且七十卒、以未及上一卮爲壽、痛哭屢絕而甦、飦粥三歲餘、憑而立、傴而行、族人士以爲憂、競諷止之、乃稍稍資粱藥以起、至今諸長老能言之、丁卯秋試復罷歸、則日夜哭舟中不絕聲、同舟者或姍之、不知公急需一第、葬太公、慰夙望重泉下耳、顧卒哭已久、亦且兆而窆焉、素車白馬、臨送者幾千百人、咸嘆公哀而有禮、庚午始以易魁其鄉、輸坊金於祠、曰先公禱焉而生某、某其何敢

志、明年成進士、卽設義塾館穀、七世祖以下子弟學
甫有祿、則以分資其不克娶以字者、及罷隸、食指衆
田穀不支、而族且不下萬餘指、然猶貧者人穀六斛、
衣履敝穿者、給絮帛履、病無以治者、給醫藥費、死無
以葬者給棺具、歲爲常、其藉以養老長子嫁娶喪斂
𡚁而起者、比比而是、子弟多衿帶之倫、厥後戍嶺海、
則聚族而計久長曰、吾今歲出租若干石、令能者五
人長之、寧輕其子錢、可十歲而百金者三、足以置產、
其未置前、歲給如故、又族故自縣城西徙鄉、宜一祠

先祖於城西以志其始、且吾盡室行嶺海、而家中田入、當有奇者、請歲積以貿址、并他材具小不足、則相與助成之、其濟乎、衆欣然從之、蓋十年而庚積、二十年而祠成、合食穰而肅雍之道與、遂遂乎盛矣、則復捐其田廬、爲族舍起閣道環水以復形家之舊、而新其鄉之祠、倡七世祖儀制公之專祀、即忌日、未嘗不縞素哭泣、盡哀、而又請祀其五世祖慈谿令竹夫公、六世叔祖亞卿靜學公於學宮、族以贈公爲請、公唯然久之、曰、此非爾所知也、先公良亦稱是、顧非人子

所得私侯之可矣卓哉龍公不遠其先仁也不誣其親孝也至仁孝俠烈有世莫爲傳者焉嘗有所識宗人子孔魁以私鬭爲其曹誣戍遼路窘乞公於丞所公察其誣畱之而走蒼頭百金於樞曹掾及遼驗其尺籍無有而乃以健兒護之歸其倅黃時固嘗脫鄉人彭某之戍於辰矣有宗人者籍於鄖之竹山且廢而追琢一宗人子徃繫之爲名諸生餼於鄖及罷歸郡人有鬻豕而哭於途者曰吾母已乎妻子已乎公（句法）下車問之則盧陵人林偕嘗爲吏目於辰去官獨身

鎚而不能歸其老母妻子者也公爲潸然拊之曰君且休矣退而立走書楚巡撫乃故按蘇時邵公者爲乞路符歸其家比歸而林固不知其爲公致也至於廬陵蕭黨貸重粟至百十金有年矣一日詣其家黨蒲伏不知所出公曰若無驚吾故知汝貧還汝券也荅最後誣獄起逮攝公江湖間窮苦矣野泊見茅栖而乞食者問之曰吾故有大船陷於此身没而汔濟今舶固可起如捋腹何公爲恢然解槖中裝裁四金與之米三斛爲留數日視其起船而後去有僧操孤

余從江上雪夜渡潛舟聞覆舟號絶聲出千錢買舟逆帆而救全活七人後爲李文宗嘉許此事爲善者未必爽報也

舟急渡風惡幾覆號絶無應者公進巳舟援之告避難者獨一敗絮以出公以一金若少米賦詩予焉歲大疫市有垂死人二公手樹其頬爇之漿收而活之一謝去周以金粲一係係不忍去歲衣食之十餘年乃病死嗟以公仁心類是而彼所疑必欲以困公者何也他如約束里閈除盜賊息訟鬭有大造其鄉鄉人有所興作解免皆以公一言爲信葢公在海上者二十年軍吏習其威弟子服其敎傳之交人亦有惜才之嘆焉歸而課子書傳視田畜間從士大夫布衣

詩僧遊醉而賦詩歲一大作佛事幾三十年不自言其寃亦不一及同事者姓字有問者第飲以醇酒子嘉柱長而才好讀書公輒止之曰文字是天機所成妙且留侍而翁一杯酒至於生事日落固無問矣晚病足而登臨自喜曰尚不廢我蹣跚也未病時嘉柱以太學生試南闈心動遄返至則公病甚侍醫藥者十七日而公卒卒之前正衣冠默坐止哭者禮西方而後行僅以克葬而嘉柱斬衰行哭數百里來求予銘予不可辭設位而哭之以銘公諱宗武字君揚世稱

澄源先生、其先世唐以來代有顯懿、公世徵錄具矣、考、贈奉政大夫天爵、妣、贈宜人王氏、配、封宜人尹氏厤、羅氏、子姓具左、　銘曰、有雄列星流西昌、下爲龍子爲君揚、備具文武宜佐王、百出其一世巳張、魁梧廣顏眸望羊、吐音歐歐殷磦硠、蓋宮角出横鋒芒、觸指劃飛殊快當、氣色斂凱思順良、上下倚决名驟翔、首尾吳荆江漢長、文書雨雷戈劍霜、開門脫兎頼脫囊、嘆者在心仇在旁、再蹶再起卒而僵、古云一失千仞、强刺蜚骨驁成附瘍、俠得不俠沉穹蒼、吞聲側足

趨炎荒、起看銅柱悲淋浪、不可久留還故鄉、天不敢問貞祠堂、周澤九族時蒸嘗、約束里戸除禨祥、人生美好何可量、于宗邦潤桑其剛、高嶽隈摧成澤岡、長河枯蕪酬沸潢、有時吽絕羅酒漿、口不能言心內傷、擬公緩急爲國防、洗削白肉施明光、俟河之淸寧可望、吁嗟臣精已銷亡、知臣者誰鄒若湯、一人知臣臣欲狂、下窺九原非弱喪、蔭松柏兮幽以芳、悲哉龍劍歸其旁、世徵我銘宜樂康、

（牽率）

（此句删作）

頭緒叚落極多而迴策如濚讀之一氣不可裁截

永寧縣知縣靜褱端公墓志銘

端府君鈇威伯故南御史大夫姑孰端廷赦子也先皇帝即位以諸生調補太學今上八年試永寧令永寧治萬山中民氣橫府君為折節治學宮廣置弟子員上試輒身自餞至大張音樂文幣所以慰藉勞飫感發之殊盬士稍幸慕冠帶弦誦之意庶幾廬陵焉俗好與臧吏持府君下車立威信朞年賦常先諸縣知程訟為衰忽一日思其母夏恭人解印綬去部使者官屬並嘆息失此賢令為移姑孰明其所以令

後事俱不 改

致敬焉永寧人至今思之府君幼從大夫令天雄時大府後數奉使府君常留事唐太恭人從從南視大夫疾治喪走 闕下伏哭 肅皇帝悲憐賜葬焉嚴相國故重大夫好謂府君曰上方齋徐之當爲先大夫奏任子無遂行也府君嘆曰吾雖薄獨柰何以死父祈恩乎促裝去道聞中弟銓毀不復入私室遂上病弟床引被同臥訣常顧以巳餘年代弟其小弟鈳至數悲滯爲余言伯兄之勤慈父爲大夫大夫大父宏亦侍御史布政越然家世清吏自意無私有巳後

東南歲惡軍興、伯獨身出受事縣官、歲時祠下具養備、並爲鈳等冠、娶婦、問召諸戚屬賓客常辦、毋重勞苦、伯且擇日爲鈳等分業、治令伯得饒、自入便善者、伯爲泫然、自占傲田宅、餘師記行弟從子等、病時、鈳問所欲言、伯嘆曰、吾昔聞大人遺言、大人曰、見即我、何言今弟即我又何言至絕視我毋夏恭人不瞑嗟夫府君、可謂孝厚醇眞君子人矣、年六十有四、　生于嘉靖壬午三月十八日子時、卒于萬曆乙酉年三月初四日戌時、予猶見府君太學時、宜因永寧人之

思爲銘銘曰淳德好茂端木賜之后來官以慈去官以孝涕言而窆永無咎

簡峭可法

○明大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完樸潘公墓志銘

歲惟辛亥之六月三日江西右參知完樸潘公以上萬壽表行朱衣佩裾偉雅其容祖于章門宿于武陽詰朝而道病竭劇于玉嶺終于鍾陵惟時撫按大吏震悼流涕邦殞良貞民失宣惠下至官屬聞者感嘆蓋公雖蒞事未朞而教令温恪有德人之風若其

辭命能手

久被然者既乃公之子某某函表請于大吏他屬而始奉公柩輿以歸袒擗荒毀哀動行路過邑則哭賻襚一無所受咸知公之有子也逾時而使者以狀來曰孤聞之先君子千里之外而知其人不必其相與見也没世之後而知其人亦不必其相與聞也禮有之先人有美而忘之未有而誣皆謂之不孝孤不敢以誣亦不敢忘先大夫之於先生未嘗有以見也而辱使者之馳而哭之則亦其嘗有以聞也其或哀而志焉且重之銘不敢不以請嗟夫予有所志之矣往

仁人長者之言

予謁王方伯公佐李廉訪公開芳期食而遲問之王公曰適迓東粤學使者潘公于章門與之語而留潘公甚幸余之久于茲也曰江西之士若民隤而貞喬而明吏而清欲言其不然而不忍也吏而非清欲言其然而不能也吾起家臨江理至于今若于歲矣未嘗不得江西士大夫之譽焉吾當再遊于茲土耳李公听然而笑曰公亦偶而及江之人耳意常欲近其親江之於吳與近也猶吾之不欲遠吾閩也嗟夫予以王公之言見公之爲吏忠而譽長于李公之言見

公之爲子孝而思勤忠孝之槩吾有聞焉後三年而（揷帶法）
公從東粤來參江藩會未下教封內而亟訊于予曰
昔陳太尉下車先禮名賢臨汝恨未即𨗨敢以幣先
予愧謝且喜曰公果不鄙遺江之人或以近其親二
公之言已信而又幸予久之可以見其所聞也冠蓋
之西來者言諸大吏稱公所治或旁擴數事法令精
整持握不可猝故動然意常豁然不屑屑世俗吏所
爲宜察比雖多賢所最推誠而相師法者必公也予
聞之益喜誠如是吾不可以不亟見曾幾何時而聞

公以大禮行矣則公之門人予邑長南海葉君天啓愴然而訃曰天不慭遺吾師逝矣嗟夫公不鄙遺江之人江之人乃不得而終公之惠耶如公者予遂終不得而見之耶按狀公諱士達字去聞湖之安吉人也祖雲同知廣德州事有能名父秉純嗣霞爲諸生嫺文詞著孝友之節公六歲受尚書五行俱下總角太守李公顧司理向公僎見而異之年十六補弟子員學使者劉公東星異之逾甚試嘗三冠其曹遂舉于鄉年二十六而成進士十年之間發憤學癰手所

錄定、常過數千卷、有古文世編等行於時、理臨江恫、
然有以自潔、顧治獄常勇於詳平、老法吏不如也、論
吏常隱所不及、而申其大能、所至稱爲長者、常爲部
使者重、以最徵、當試御史給事中、公不喜、曰、吾無以
隆隆者爲也、且若此、則當以伉激言事有失得、爲父
母老人憂、於是朝干偶墮馬、以疾辭、主者乃更爲公
恬補主儀曹事、不數月、以母夫人病解去、日夕侍藥、
水漿不入口者旬餘、已起、受事、至滿秩爲郎、曰、吾得
以清郎周旋二老人之前足矣、則倏然乞告以歸、歸

無何而視學東粵之命至愀然不怡者久之顧不得
已一度嶺海所拔識多知名士日夕爲報命歸省而
江藩之命下矣則不得已而至請以慶行拜表就道
章法
不避痺暑凡以急親也嗟夫令公得過家一日仰視
其封公母夫人面一掩涕而訣猶公志也天乎其不
能少假者何與大致公居常孝以爲行本遊宦千里
外思其親常如對七箸兄弟數十年同甘苦誓無分
爨外內煢苦之絕荒札歲賑餽無虛時有所市外內
產物已授直覺其意有嫌輒焚券不取乃至遠方孤

寓流疫公常身自調藥無所避死爲憑棺歛視遺遣里費而歸之葢公悲惻慈呴其天性然訃至之日宗戚遊里外及流寓無不駭悼奔走號泣拊膺相告語長嘆息者公起家幾二十年蕭然一室意不樂仕進曰凡吾所以仕不能已者三大父某以明經止下秩而未有贈命嗣祖母陳以貞節老莫以上聞族多而貧有不能魚菽其先者當爲田百畝以祠春秋凡此吾所以有待而不能去也悲夫安知夫雅志未就而公不可待耶忠孝之槩予旣有聞而媢睦收卹其詳

於今如將見之焉者雖微知已有不與其後之人敬其美而志之者乎予宜銘公淑人張氏淑以貞成公清而助之仁勤于姆訓公子四長基慶娶鴻臚寺正卿錢士完女次基祉娶孝廉朱正邦女次基祁娶孝廉嚴嘉延女次基禎聘右諭德溫體仁女女二一適江西按察使閔洪學次子及申一許字山西按察司副使朱汝器長子永昌孫男二

銘曰凡政有經匪一其敎君陳受命孝乎惟孝公起吳越光岳醲奧夙智自遠明發有耀資仕爲親慎慮明操于理于藩始

卒江右、清浤潤滋、江人其受、公在儀署、夔龍之造、公視粤學、象胥來效、宣猷振釆、方烱方茂、而親是思、展轉顧覆、凡公有行、孝以爲首、禮無遺賤、施不以富豪夸者倫、好進凌趨、違淸失厚、苟熾而暴、彼其好還、決裂顧咲、公無奇服、恬懿內照、持之樸致、玩之弘紗、顯處不就、數移而告、有美莫寃、歘其中道、內恕誠感、計至咸悼、以此觀彼、奚足以較、我聞孝孳、惠食其報、子乘而才、流風允紹、天目之東、有蓺而秀、公藏其中、陟降靈嘯、永安且吉、以徵其後

須于抗墜承接頓放之閒微會其玅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以兩名公作案

余讀李本寧氏爲歙潘仲公殯宮銘有子之恒以文名交天下士而先是王元美氏爲仲公配吳伯姬志墓固已云之恒爲國子上舍以文事游大人矣時余官留都獲與定交一日以諸公前後所爲二尊人傳志哀誄馳而告曰潘故周畢公高之後也唐乾符間有刺歙者留家焉宋建炎中武節大夫珏寶遷巖鎮十四世而有之恒大父判汀州郡事侃先人其仲子

也少偉敏涉畧書傳大父方困諸生間不欲更以苦
仲子令受賈於吳大父歸而棄賈以養所居多奇濶
之行而母吳故同邑人太學思誠女也曾大父御史
瀚瀚父兵部侍郎寧而祖楫猶爲江西布政司都事
世家矣而母飭於婦事靜好柔恭歿而私諡之懿則
諸君子之志也將合兆于某所卜未有日請豫爲之
銘噫甚矣之恒之不欲忘其親也按狀公諱君南字
南仲里人稱爲仲公爲人開達志意自喜鄣吳間多
傳其事嘗呵尉下騎令無以昏夜收辱孝子贖唐太

史臯遺宅祠臯是亦氣决者能耳余獨喜其不就督府幕下告身官一事嘉靖季倭熾吳越間胡公宗憲督諸路兵治倭開府于越微時權重能暴貴冨人而汀州公里戚也南仲方賈吳幾中倭脱身以免伏崖壁觀倭跳梁狀曰此易與耳時眞州守帥盧鏜故習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羅文龍有機知亦流落無所用仲公獻奇此兩人爲言于汀州公致諸督府果以其策破走倭進鏜元戎而以文龍參帷幕謂汀州公曰二人微公子不及此吾且以魏無知之賞爲公子官

仲公聞之咲曰彼以我爲眞賈者耶去吳走眞州不受嗟夫此不惟知二子且知胡公遊處泊然榮訾無所與有非高步遠識漫然氣決者能乎而孝睦之節甚著內恕孔悲則吳孺人襄焉汀州公性卞急仲公常得其歡三子分月而饋至仲則吳孺人常爲設十數人食賓從諸倡樂有至者輒留爲汀州公歡噱常盡一月止所食具竟晚脆好沆羨汀州公笑曰幸無驕老人口難爲季也諸客亦皆相戲曰吾等行需仲月乃來就公耳而仲公亦復好廣賓客諸博徒蹴踘

文有逸度

技擊倡優襍戲如汀州公性復卞急常以客至飲不猝具抵几發怒吳孺人聽之無如也徐以辦蓋汀州公晚而有季道南庶徐出也仲公憐愛之與同母兄程孺人所生周南三分其業常與季多而孺人亦往往致謹于冢婦姒氏禮遺諸姑緩急無歲時以稱程孺人之意汀州公耄矣有妾余以其女子來公歿仲公善視余而嫁其女子名家及仲公多嬖吳孺人安之曰樛木谷風之詩吾習之矣乃更有進此者仲故矯壯無病耄而哭其兄周南冬逾春卒毀也而吳孺

人亦以其父太學遺言三振其弱弟坡若增于危絕
爲舉數喪殁而猶視此不亦孝睦之節甚著而內恕
孔悲者與至子之恒美而文所游客多車騎長者禮
際治具滋益恭然亦時以意喻之恒曰兒治詞賦較
吾治今莊言孰多而孺人亦時時勸厲本業已而嘆
曰勉之汝母亦旦暮人耳竟未終其年以殁仲公哀
之已卜貳于眞州陳凡生子女有婦而後令孺人子
母視之日不忍忘吾懿也仲公去後所與游無貴賤
悲思之生卒年月日子婦孫若干具方忠之氏吳無

奇氏狀中宜爲銘、銘曰質義文禮、士或以鄙任達所激、反復可喜、推進利國、恥食其報、儒者之恭俠者之傲、宴耄逆志、悅愉有羨、外內禮洽、存亡義貫、父客小往、子客大至、韝帣蓄吉、婿于三世、世日能家、所急者財、令德靡劾、奇服是偕、通人懿妻、倫常呴俞、靜躁相扶、宜年儷居、母齡距艾、翁越三紀、壽祉何常、恢其有子、潘才世欽、哀誄紛葩、我賡爲銘、貞其休嘉、

攀俠孝處鬚眉皆動

○○處士野亭羅公墓志銘

公諱應良、姓羅氏、字子才、別號野亭、公其先蓋汴人也、國初始來杭、數傳家仁和之興忠里、而北郭之有羅氏、則自公始也、父昇、公於兄弟四人中爲仲、生而英爽、絕不類常兒、六歲時、父命就里師學、一再往輒厭棄、里師令同舍兒數輩促之、則忼然與偕行中而跳立於泥中、遙擲同舍兒、雄甚、羣兒環視、竟莫敢誰何、觀者如堵、適有老嫗過而撫之、曰兒貌似虎、當有以自見、亦何必讀書乎、爲歸其父母、父母亦絕憐愛聽之、不勉就師傳矣、始其大父華、頗以貲雄里中、父

刻畫盡絲髮

昇文弱不任生計家遂中落已而貧甚時有外兄弟某者貧無賴抵鹽使者法乃故旁引昇冀幾得分罪焉昇故怯訥不任訟也而公年纔十三耳奔走哭泣所以營救百端坐獄公爲艱難索食匍匐而進之常不能當食時一日其父苦飢甚叱之曰若何處從羣兒游戲耶餓殺迺公耶怒引飯囊提之誤中額血淋漓出昏仆地不知人者久之乃甦徐起拭創理羹藿進食蓋公纔索一匕箸之飯即以進乃翁公之腹故枵如也獄竟坐明州徒作役公自念曰吾父生而習

寫以嬌其弱不耐作苦而剛不耐下人不以身往代之有立槁耳乃不告其母潛赴錢塘江求濟焉路有見其孤行者輒要止之曰潮且至童子暮欲何之公皆不顧而往已而潮至反走不及而漂數里餘忽一舟坐青衣五六人方炊挹以登爲解衣附火推食旦而濟益恍惚若寢云因以竟抵明州役作免其父以歸歸而係其女兄諸氏家爲之估遊所至常獲倍息諸業用益起而公亦稍稍有立錐地矣居無幾何徐夷亂居民皇遽鳥徙其兄方客燕若翁懷輕貲以兩

少弟依親戚城居者而公獨與其母妻幷嫂范媼之母馮暱兩豀之山避焉山故叢削入之深有虎淺不無暴掠之憂公乃與羣避者約僦廬舍之近人者夜而合棲焉擇山谷之遠人者晝而分匿焉時方疫母內人以下各羸困呻吟不可動履公曰吾聞大行不顧小讓且業已至此若何於是躬自負其母次婦之（六字不滲一筆）母馮次其嫂與婦朝負而棲夜負而匿嘗旦入一林中望見尋丈之地隈而平喜之意可憩其屬矣前視則人獸之白骨皮毛在焉故知爲虎穴也急引身退

化工文字
生活朽人

而前林蕭蕭已有據地而咆者矣公嘿禱於天曰吾誠不難以身代四人之命顧吾死則此四人者不生吾故不可以死與其食吾母吾外母而嫂也則寧食吾之妻祝畢虎亦逡巡去而道逢孕婦人单行不前公曰死等耳呼而俱與之飲食婦竟免身生子男曰羅賊平歸公衣帶盡結索其手足藜藺瘃棘亦不可以人相矣公生而神雄絶不畏鬼嘗暮夜单行不炬能於十步之外物色來者鬼不得近喻人曰鬼死之徒也吾與若生之徒奈何生者畏死者時被兵郊里

亹亹生動

外數十里餘虛無人多祟嘗築舍新河一工登而顛死焉明日一工又死焉家人懼召巫公夜潛林中覘鬼物頃之大風見一人出其身河中有半幞而朱衣頭顱大于斗河纔數尺耳而波若潮來者衆巫皆失聲踉蹌伏地而公乃徐徐從林間出笑曰起起吾適投巨石河中駭若耳何鬼耶工築者乃定嘗客吳門旅舍旁有兩婦人爭所愛而死者夜嘗聞鬭聲如兩婦人居者苦之公夜起裸而過其家數責之曰愚婦人故鬼類也生而人羞聞其聲已爲鬼乃復不自愧

避爾爾耶鬼遂滅是後居者不復聞有婦人聲至今吳門人云武林羅公能逐鬼公體貌脩偉吐音若鍾磬故無病不喜近醫藥而臥忽病喘年餘已病漸而脹不復出七夕偶出赴張氏園亭中醉歡甚歸而視其家山池所蓄金小魚三十頭無故一夕死嘆曰吾綦殆止是乎後五日扶而傾又後五日終于寢公生平不喜讀書然好以書義𥨊折人里中人有非是見公無敢嚚者亦以公孝友天性有過人行云公夫婦衣食力作而奉其父母嘗極甘旨文繡居喪毀瘠有

逌綮

逾伏臘忌慶有所告未嘗不哭盡哀宴他所有鮮未及薦嘗卻箸不忍嘗兄弟終身不分時時推産與其弟哭其弟至爲變髮嗟夫如野亭公可謂強有力用之於禮義者矣公年若干公慷慨有大畧既起家節儉所舉丈夫子六人宜儒儒服宜賈賈服大任補邑諸生有聲大冠爲辛卯舉士好修有高行而諸子亦咸耿耿負氣野亭公不夾焉　銘曰恒人用壯中鮮爲則公力如虎好是正直于孝于友　泃轉側詩云柔嘉書曰剛克不事詩書乃如其德精滿神獨洞幽

古　銘

識議卓絕作此文時其胸中誠然有千古自命之意

夷厄有虎有兕動與祥值及其後人諸子有特乃葬斯丘視我銘墨

詳而細而逸脫胎子長

明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共爲天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南雍改坊允補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以侍讀掌坊事終大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

與首相蘭溪趙公異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曰此清士也安得在此下部院議而吏侍閩裴公掌院閩郭公以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爲人不宜横加誣詆爲分别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哭鄧少宰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遺棺慨然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滞服下藥大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磽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

名言

似莊蘇

常在千古目烱然如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
而後能下咽予常憂之夫爲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
不其然假柄而得天下事爲之亦非可以謀法而久
況夫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即其自語幾稱無所
與然亦豈能亡介介于懷哉嗟夫天下未受其明而
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膏火自煎者也善天下之善
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吾惡足以與之而惡
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第曰舉爾所知而已君好惡
明甚每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出不

言之已無文矣實理妙識假此公垂世立教可也

能忘於心入不能忘於口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祗以見怨夫世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譬之器然翰林者藏器之處也日磽磽然取其所藏者持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其所親何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陰爲國本重顯與定邊討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決大蚤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

可作一篇小論讀

其勢而輕有所爲臣不容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爲人眞有不可親者耶君平生蘊積憤發欲有所施用于時誠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吾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慼然非苟爲同而已

唐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者也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柳子讀天下之書懷堯舜之業豈其識不及此夫士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于世微幸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

典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係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之者叔文瞷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矣權賂之劾蓋其事後中官所爲史因而惡之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驟就也況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爲名相者耶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相生而不厭若君之進

訓詁氣

拯一句是老吏手

乃深惜此公非翹人過也

遐非不詳於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之序子厚亦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志不爲發揮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故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虧以告後之君子欲有爲于世者

結到昌黎純是借客形主何等筆力何等識見

丘節母墓表

予聞之長老云石池之李著姓也有進士丘君兆麟

布局極妙其激滿處盡而有餘人所莫及

烈哉母

之母孺人焉其言曰母十六適丘公一歲而生兆麟公方壯去儒而商心計濶落無所獲期得一當以償所亡若是者六年於外矣終以無所獲恚甚歸而有所不釋凡六朝夕而亡遺命曰幸無以兒商儒可也（一句作骨）

（開）孺人大呌踴絶數四五日水漿不入口舅姑扶服而呼曰如此則從夫以死吾兩老人已矣如六歲之孤何孺人乃始强起一溢粥亂頭毀服柴骨垢面不欲自比於人苦寢柩下者三年不肉食者五年曰吾爲兩尊人若孤不能從亡者地下又不獲如男子廬墓

義役毋生遵察不媿

間萬有一焉以此報耳家益多難前後責負者踵至或曰人往矣何債爲孺人嘆曰以亡人之名舉債死而負之雖窶不忍爲也遺產償之盡而直戊巳歲祲人大飢日夜苧蒲作苦以食兩老人與其孤孺人日晚一粥而已姑歿殯虞除皆有禮四方來觀者忘其姑之無子也已而舅病臥且踰年凡所以治之不已轉便惶懼甚乃夜焚香祝天願以新婦代老人寐若有人提之者而遂以起而時孤兒亦以長矣宗老勸令孺子商可以紓急孺人固不許曰非亡人命也口授孺

子書夜分以績視其讀而又時時以其間問老人臥起卽喘息呼吸未嘗不知也老人嘗一夕三遺矢昏痏仆地孺人方寐心動披衣起走視則有石觸其首欲絶矣孺人急掖之起而熅沃之以甦又一夕老人左手傷卽且重猝猝不能聲孺人復爲心動迫起視而老人乃始搏床稜大呌矣疾爲撫摩者久之顫逾甚孺人自爲吮其血而後已盖九十有五竟以天年終微孺人不及此而其受子婦之養也乃更內恕慈惜若惟恐傷其意者至其敎子以儒也孺人寧不自

轉靈　轉圓　頓放

賢哉母

食必以食子不自衣必以衣子儀其師百里外未嘗一日忘焉乃孺子亦復蚤慧爲文字輒有奇中臨軒而居家雖陋敝縷屨常滿戶孺人輒爲治具或倉卒不即辦孺子皇遽謝客而孺人常示以留坐不聞燔滌之聲而筐罍已出矣無不精整者乃至極晝夜談辯瀹發歡飲無匱若不知孺子之貧也然孺子卒以此所聞釆日多名日益起爲諸生數年而舉于鄉三年而成進士幸哉有子如是乎而孺人故以窮鞠多素食甚寒不御縉絮孺子在遠常淸齋而事神明晩

轉捷

幸之復惜之

乃病滯下不已聞喜二十六日而終年止六十一天之報施孺人殊未有稱也然而以烈報其夫子地下以孝終其姑若舅于堂以慈訓登其子于朝伉儷之儀朞而六日耳而所爲憂苦建立如是吾石池之有女若孺人也雖奇節士大夫亦何可以易乎予聞父老言感惻驚異欷歔移時而不能已也夫烈而孝且慈以極苦存其亡而與其絕三者圖史所不克兼郡國宜采其高行以上能文章者宜爲之識以傳以爲不幸而代人有終遘閔者法已而聞進士君伏闕下

補此一段文字中鍼線處

又轉此段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自陳得報可而行省大吏亦交章以旌異爲請且下矣無何而進士君奔赴旦暮孺子哭踊擗無算禫而後見予予肅而問曰太夫人何以穀子而成也則作而對曰吾母之教也以躬雖老立乎閨中至戚卑幼未嘗闖門而與語魚菜之祭必夙必虔授受必以篚喜愠有度不妄取於人施必以報凡此內則之槩也某嘗試于鄉不利而悲吾母慰示曰丈夫子患名之短而患貧之長乎前偕計極不欲行母命不可跪而別曰母何以教兒母撫而泣曰子行矣汝母無遺行

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予聞而喟焉止之曰至又閣

矣。母言如是爲之子者不亦難乎行易以遺也名亦

易以辱也豈惟丘君凡爲人父母爲人婦若子者皆

將流涕於斯言

的的名言反復之精神百倍

嘉言懿行足供筆墨揮灑而筆精墨靈

更能恣縱闡發如日月經天光彩常新

玉茗堂文集卷之七終

尺牘題詞

爲詩磨韵調聲。爲賦繁類揔藻。爲文鎔經鑄史。爲詞曲工顰妍笑。皆有意立言。久而後成。至于裁書叙心。春容千言。宋寥數字。揮毫輒就。開函如譚。自非內足于理外足于辯學無餘瀋品無醨僞者其書不工雖工而不可

與千萬人共見也湯臨川才無不可尺牘數卷尤壓倒流輩蓋其隨人酬答獨攄素心而頌不忘規辭文旨遠于

國家利病處纚纚詳言使人讀未卒篇輒憬然于忠孝廉節不則惝怳沉漻泊然于白衣蒼狗之故而形神欲

換也又若雋冷欲絕方駕晉魏然無其簡率而六朝以還議論滋多不復明短長之致則又非臨川氏之所與也嗚呼不以臨川之牘射聊城而徒供寒暄登答爛熳雲煙亦何足以竟其用哉選成為之三嘆

鹿城後學沈際飛載書

尺牘彙敘

湯臨川文聲實與曾南豐相上下勁骨逸思則推大所授有物來助獨聖之語乃出匠心論才近代臨川實冠冕佗有作者則昔人所云工人染夏以視羽毗有生殺之殊斯篤論也尺牘其一種耳尺牘之體春容乎大篇則以窮極奧衍洄漩逴復為奇泬漻乎小言則以澹語遠神餘韻悠揚為美茲刻多落落穆穆有江右餘風率意之中乃見名語淒琴獨奏闃然以止一逴之音乃在空谷使人思之不可詣見而如不

盡盍又尺牘之一法耳。必傳之語。故自不乏。權貴膏肓。媚子箴砭。謇諤之氣。形乎似詎。則有舒司寇張龍峯諸書。通塞之故。轉關在微。肺腑旋斡。激不如宛。則有王趙諸書。聞流言不信。生死靡他。古處之心。于野之同。則有惟審庾陽諸書。依永和聲。惟風悟通。古曲今繇。獨窺前識。則有論曲論樂諸書。守恬處約。靜一流兢。我生君子。志未可乎。一二正人。治忽攸係。則有免北留鄒別沈諸書。至于論人論文。皆以眞僞有餘不足。千古具眼。夫生於此。眞僞之別名也。則有論文

諸書于其所不處可以觀介于其所流涕太息而深言也可以觀志斯人也斯懐也可以觀世不欲使其身一日參于權貴之間者性也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者命也汨羅長河千載同調其所扼腕正不在遇丈人之心凌厲六合粃糠纓紱蓋無心遇合而遇亦隨之雖謂是編爲臨川具體可也蓋余嘗評臨川云當代史筆無雙千古才名可念三復斯言以爲實錄云西吳沈演撰

文至尺牘斯稱小道然草創潤色必更四賢謀野禔

邦以爲首務願吾夫子則有祖盾因宗盤盂詞命之别者今觀叔寧先生所彙尺牘其愛德錫數則成交而利溥本之温厚和平無游言也其莊語榮威則無罪而有戒本之剛方直毅無饗言也其準繩規矩則取于人不聞取人本之節品敬正無辭費也其抹抗掊折則言近而指遠本之廸哲明數無微億也其悃懇切偲斷金久要則又本之以樸忠金石無貌言市語也合斯五德時而出之至于走寸管于懸河組尺一于倚丘思則以至泉湧辨則雷爗雲蒸雕龍炙轂

之儔矣稽古之彥皆夫子之緒耳又豈直克蘇臧臘固問慰寒暄供先輩之清裁資後來之摭拾而已哉通家子帥廷錄書

張夢澤先生曰令師一字當為世寶再三請其長行文字以行復東叔寧云郎為名山之藏願假張郎一面則吾師之于文信有所以大過人者師制藝詩賦傳奇久行于世而古文不少概見自云五不足行又何說也五者切中時人之弊君子無欲上之心用是深秘惜耳師謝世二載諸當道索之亟叔寧脩尺牘

壽之梓誨捧讀之嘆曰非所謂問訊寒暄達情修好者乎師牘每愛人以德而自寫其眞其妙且麗諸名公敘不啻詳矣誨不能已于言者爲世人多以講學爲迂故師亦不以講學爲的措之于行則德行也發之于言則德言也一符于明德羅先生之教其善繼善述者耶若夫金玉其音蹻跖其衷者曷可令君子觀也師宏中肆外先行後從誦其言者于以體驗身心性情之閒庶有爲者亦若是而張公所云世寶者不虛耳南豐門人朱廷誨書

歲在龍蛇六月既望家嚴祠部公遂棄藐諸孤去矣一時索遺文者踵相接也不肖思祠部公之生也不欲以身累人豈其沒也而欲以名累人乎故趦趄而未有以應也今春雨露之感發故篋得祠部公尺牘凡若干首或微語而見天心或極言而盡人事或仁賢之進退于是乎關或文章之真僞于是乎辨或闡幽而流雲霞日月之光或持平而奪雷風水火之射至其與朝言朝與野言野則又周行之示而正直之好也故有所委蛇言之而非諱有所指切言之而非

懟有所粥粥然言之若謂其子弟然而初非有所求
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可消急仕之枝心破膚學之
滿志而因以油然于忠愛也有不容已者矣祠部公
歸來卜築沙井一歲不再見郡縣有問之者曰時官
難對也有丐文者多并書幣還之曰吾耐粥文亦耐
粥爵也食貧二十餘年而阮嘯自如萊舞無鈌易簀
之夕尚爲孺子哭命以麻衣冠就歛若祠部公者眞
所謂有易天下之貧而無逢天下之意有名後世之
具而無名後世之心其體不可得而窺其用亦不可

得而竟者矣祠部公嘗語人曰吾欲以無可傳者傳安在不以有可傳者傳也敢曰知父者莫若子乎戊午男開遠識

傳者傳也。故曰知文者莫若子小及

南滸公嘗語人曰吾欲以無可傳者傳

玉茗堂尺牘目次

卷之一

奉張龍峰先生　答舒司冦
與申敬中　答趙贊善
再奉張龍峰先生　與司吏部
與李道甫　答馮具區
別沈太僕　答管東溟
答屠緯真　上張洪陽相公
答郭明龍　又

答李玉繩　答王澹生
答王宇泰　寄王弘陽
寄賀知忍　寄高太僕
答謝繹梅　奉李漸菴司寇
寄萬二愚　答劉子威論樂
再答劉子威　寄吳復菴
答張起潛先生　寄帥惟審
寄石楚陽　答劉士和
復朱澹菴司空　寄傅太常

寄劉芝陽　答徐閩鄉紳

寄曾大理　答於彭澤

答岳石帆

卷之二

謝陳玉壘相公　與理菴宗侯

寄魏合虛大行　慰曾景嘿方伯

復劉䆉伯　寄章仲明侍御

寄李心湖祠部　寄李宗誠

答佘內齋　寄吳世行

答李舜若觀察　答劉中允
寄江陵張幼君　答牛春宇中丞
答門人蕭承之　答丁右武
與門人朱爾玉　與來武選
與帥惟審　柬丁庚陽
與顧涇陽　與周雲淵長者
奉朱澹菴司空　答祝無功
與黃對兹吏部　答陳公衡
答徐檢吾光祿　答潘完樸大叅

寄達觀　寄杜偘臺
寄伍念父　又
答馮永安　答曾樂同司理
與王相如　與馬心易
與吳葵臺　寄李舜若侍御
答吳四明　答王伯臯
寄馬心易比部　答王子聲
復滕侯趙仲一　與袁六休
與李宗誠　答習之

寄黃樓巖
寄袁石浦太史
寄吳汝則罷丞
復項諫議徵賦書
上蔡觀察
答平昌孝廉
答楊日南鹺使
與帥公子從升從龍
寄王新盤觀察
與周叔夜
與王悅之
柬長卿
與李道甫
答鄒大澤
答顧涇陽
與史玉池給諫
答魏見泉中丞
答汪登原中丞

復門人藍翰卿　答李宗誠

卷之三

答錢岳陽督學　壽洪陽張相公

答袁滄孺邑侯　答鄧遠遊侍御

答駱台晉督學　與張自雲

與曹尊生廷尉　答王雲泉侍御

與黃貞甫　答鄒爾瞻

與魏見泉公子道中　答孫侯居

答郭明龍　與曾金簡

寄李本寧　答眞寧趙仲一
答山陰王遂東　與岳石梁
與丁長孺　與黃貞父
答趙夢白　謝鄒愚公
復費文孫　答馬心陽
答黃貞父　復熊思誠督學
與于中父　與鄒南皐
答袁中郎銓部　與許伯厚
答袁滄孺　與賀知忍

寄劉天虞
與張伯昇
與張異度
答黃鳳衢
寄孫匯吳憲伯
與李麟初太史
答黃右父
與李還素方伯
與王觀生
答陳如吉給諫
答戴斐君
寄梅瓊宇
答陳子顯
與魏見五
與汪二魯
與吳李倫
與李九我宗伯
答石楚陽

與于中父　與廖士沂
答林若撫　答黃九洛
寄蘇眉源郡伯　候董廓菴司空
候王恒叔鴻臚　答馮具區司成
與吳縮生　答卞玄樞
與吳亦勉　與岳石梁
寄薛欽宇觀察　與陸津陽岳伯
復瞿睿夫　寄徐聞陳愼所
復胡瑞芝司空爲二女納采作

賀吳曙谷相公　寄馮文所

卷之四

答黃荆卿　寄鄒爾瞻
與傅商盤司成　答李涍山
答姜仲文　與朱以功
與馮文所大叅　與錢抑之
與姚承菴　與陳匡左
與丘毛伯　寄羅柱宇中丞
答陸學博　寄膠州趙玄冲

與張文石　答呂姜山
與陸景鄴　寄袁小修
寄南弦浦關中　與熊芝岡
答石楚陽中丞　答高景逸
答岳石帆　答諸景陽
寄董思白　答阮堅之
答鄒公履　答淩初成
與湯霍林　答王宇泰
與李麟初　與門人李孺德

與劉晉卿　又
答黃右文　與丁長孺
與吳曙谷宗伯　答王太蒙中丞
答鄒賓川　與劉沖倩
與晏懷泉給諫　與吳本如岳伯
答張夢澤　與車嘉興
又　與孫令弘
答朱公子茂正　答于中父
與彭輿祖　答黃金宇文學

答朱廣原
答余允升
答陸景鄴
與張凝一
答王慕蓼憲伯
與門人劉其叔
與門人周仁夫
答徐然明
與門人葉時陽
與門人時君可
寄鄒梅宇
與趙南渚計部
答張夢澤
與門人陳伯達
與馬公子長卿
與王止敬侍御
復甘義麓
答陳古池

與朱以功　　答錢簡棲

答但直生

謝鄭輅思琶伯爲作相國生祠畫像記

復牛春宇中丞

卷之五

與劉天虞　　與門人余成輔

答許子洽　　與李還素

答門人黃元常　　東陳如吉給諫

與吳繼疎　　答曠聲和

答費學卿　與紉晉宗侯
寄張聖如鹺使　賀王紹賓憲伯
寄門人朱六義　寄林丹山
與吳伯霖　與許伯厚
答黃二爲　寄曾金蘭
與門人李超無　與李孺德
與門人劉大甫　答朱朱陵
答李乃始　與孫見玄
與劉君東　與姜仲文

答董嘉生　與沈華東憲伯
與蘇石水督學　與門人陳仲宣
答王霽宇制府　寄陶石簣
答章斗津　寄馬梁園
與饒三明　答衛洪竹中丞
與龍身之　與陳思岡給諫
與鄧太素　寄魏合虛大行
答門人蕭承之　與門人朱爾玉
與王相如　與岳石帆

答劉貽措　答李孟白岳伯
復徐鍾汝　復丁振方岳伯
與易楚衡　與蔡槐亭
答門人吳芳臺舶使　寄郭振龍
答陳偶愚　與孫見玄學博
答吳屺陽　答孫公哲
答馬心易　寄董思白
答汪雲陽大泰　柬徐觀我
答王起華　答馮觀察

寄薛欽宇　與劉宗摯
答樊致虛　答沈何山
與汪雲陽　與孫子京
寄林丹山　寄蔡虛臺憲伯
答孫見玄平昌學博

卷之六

答吳徹如　又
與李稠原　答張稚原
與蔡質凡毬伯　謝徐匡嶽

答馬仲良　答彭芹生侍御
答門人鄭龍如　與孫子喬
答門人鄧君邇　答李乃始
答門人桂仲雅　答王宇泰
與宜伶羅章二　寄虞德園
與但直生　與張大復
答蘇肴源羆伯　答沈湛源
東鄒挴宇　復汪雲陽
答鄒爾瞻　寄李季宣

與李莪明　答羅敬叔
答門人曾在中　與無去上人
與翁泰輿　與盧貞常大參
與方玉城　答趙我白太史
答羅匡湖　寄左滄嶼
答王相如　答黃貞父
答李還素　寄彭魯軒侍御
答沈華東　答門人陳仲容
寄李孺德　答張雨若

寄姜守中公子
與康日頴
答張了心
與門人吳來復
答來任卿觀察
與余成輔
答遂昌辜友吾
與王觀生
與朱象峰
與羅玄父
答樂愚上人
寄盧貞常
寄門人傅雲中
寄葉增城
答江完素
答岳石帆
答李鵬岳
答余瑤圃

答李淮南
答錢受之太史
與葛屺瞻大叅
寄朱朱陵
與喻叔虞
答楊景歐大行
答沈幼宰
與余節侯
與門人李本仁
與男開遠
答羅匡湖
寄門人饒見石
答李孟白岳伯
答門人李實夫
答馬穉逵
答門人萬可權
答劉宗魯

玉茗堂尺牘卷之一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甦門天羽沈際飛選

○○奉張龍峯先生

潞水維舟、奕旨琴歌、旁無長物、姝有蕭蕭之致、至於今美人漢京矣大臣執法當進賢退不肖區區檢押何足以云如師秉滔蕩之大節、發深雄之遠心、前後上章、先醒時貴念昔時同門諸君、春秋卷中最爲得士、劉國基近被洗雪、死者有知、獨廿子開年才兼茂、

結得雋遠

有清英之色孝廉劉調父服義沖樸化馴其鄉時値道昏禮宜羔雁夫贈遠者貴其地產此亦吉之地產也

答舒司寇

吾鄉在昔明德未乏爾向關軟明公晶晶雄雄殆欲爲後生所仰接手書諷以方壯宜近老成人今滿朝闘氣者多惡少今幸以爲戒無與親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戒壯在闘而衰在得益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

譚大臣小臣玄黃水火之原如編恒視職

進退之義也如此然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益少壯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遊而執政之遊絶故其氣英既不習於事又不通於執政之情名位輕而日月長去就不至深護或以此自熹議隨意生風以羽成鬭誠有之未足爲定也而諸老大臣又多不喜與少年郎吏有風性者遊物論既寡所得又進而與執政親熟其恩禮宴笑因知其所難物盈而慮周中多眷㛪如井汲且收不復念瓶羸也故傾朝中尊卑老壯交口相惡莫甚

此一二年餘人各有心明公以諸言事者多惡少正恐諸言事者聞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爲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遊於諸老領所宜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忌因以益知外事益不佞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誼年少之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鬭在不得得在不鬭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爲一益朝家以鬭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

不厭資衰者之用朝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
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惟血
氣未定好色之遊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如聞更有
所近夫亦知好鬬之禍烈於好色正不知好得之譏
深於好鬬耳不佞言若反然衛公九十餘求戒卿士
自稱小子未知臧否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
感於睿聖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為諛言撫手一笑

○○與申敬中

前魏侍御有所列弟從同年宴會中為首岑見言有

聞輒發、不必可行、是言官故事、在相國宜益禮厚魏
君首岑兄以告、未聞蒲州公有云也、留為尊公相國
之美、輒起魏侍御南銓郎、然蒲州公猶能乘時召鄒
君等數人、而尊相國遂益以鄒君給事黃門中、甚善、
第爾贍婉、彩不足、而貞意有餘、昨聞復以直言、欲謫
他用、執政不援、衆庶不可戶曉、善則歸君、過則歸相、
他臣可言、主勢難斡、位至執政、不宜此言、第恐後之
人復以鄒君為魏君也、蕭何一刀筆臣、尚能置書過
吏、尊相國乃起經術、從人言、著大臣節易耳、答張氏

諸公子倘有一人明哲援物論之公扶義規邪江陵君何必不悔乃至於今乎當其以諸君杖戍一時竝謂聖意今天下人乃復推惡張君此足下之所明也勉思鄙言以佐忠孝

○○答趙贊善

主國體者實厭煩言然容者之多言亦主者之少斷天下前已嚣嚣而貴臣天隕可謂洗削一時今又坐失後幸難再今相國雖未有奇號爲和雅而名公以才名出其門下又戚里見知得有所言宜莫如足下

嘗潔諍臣論多少

以足下之才之親不能轉一和雅之相乃向無所施處談天下事乎三十六卦寧止一遯世且以足下挾傲而去不益正言之名意有所念雖夜半遊相國於曲房之中天下知其無邪心第幸無以去爲言以戚且知而僅耿耿以去誰不可以去也

○○再奉張龍峰先生

吾師高明深廣竊在下風奉意承教十二年於茲矣竊謂吾師旦暮可以當世不幸明明之姿爲氛壒所擁條然曠然吾師遂中執法得有所憲慮爲執政助

是賀矣承示以執政去留人物當有微術行之示世輕重又以賈生不能用絳灌爲戒觀吾師意欲有以用之也易否泰癸平陂翩翩之義詩傷風雅之變疾時類之不明而號令之多瘠蓋惟禮從知意心而平天下好善惡不善是也不治者反是中治者其人公然邪而或詈公然直而或去非盡其私暗乃以爲術而輕重之然術未脫於門而疑塡於市矣術安得施近時名卿大夫亦多上比執政而以爲用執政尚刑名則亦殺人執政惡言者則亦不善言者自謂吾將

用相國然已爲相國用矣愚賤無所歷而知竊意定亂利機權或多意外輕重治平久人才不甚相遠去留之際風體所係莫若以正至於執政處勢倍而更事黠急恐未得用之不爲執政用而可矣在吾師深微弘妙故當不假斯論疏附後先或亦不可無四友之一也

○○○與司吏部

僕宵貌綽約秉意疏質得幸門下最久徽榮至深去八月中秋奏下覆更與奉陵祠甚幸惠也都下獲夕

以旁避客有所留言喜茲歲天下復得明選君竊不自疏外宿意得陳仕宦固爭濃淡之路矣置之淡則無色與貴人親易媒遠則難致故南郎者仕人所謂遲廻厭怠之者也（可嘆）鳳乘於風龍乘於雲仕宦乘於時聖賢亦若而人耳向長安而笑僕豈惡風雲之壯捷哉知門下有意留僕內徵也雖然僕有私願而特不願去南僕之有南如魚之有水精氣之有垠宅也斷不可北者有五父母與子異息分身絲忽懸慮縱以受事乏其溫清何得更忍闊離疏隔聞問乎南都去

若士妙處最善寫骨肉深情

家水行風利可五日所家大人不遠一來至月一相聞也北則違絕常百餘日子不知父母一也僕下婦二年矣遺息阿蘧八齡阿耆六周耳推燥分甘用父代母至今兩兒尚枕藉懷腕行則牽人衣帶引凉避風衣食加損視病汗下非僕不可在北鞅掌何能視兒二也僕縱北徙正可得六品郎歲食錢可四萬而所僦門室兩進雜糴疏糒買水上而食一馬二隸費已不下七萬錢人客過餉十三酬折裁足家累衣物歲時伏臘耳其餘經紀不能無求南郎多宮舍人從

酒米家來三也僕素羸栽過時不得食卧輒病惙數日每自親擇藥常嘆曰神農於人有功一得其食二得其藥徙北則朝請謝謁常盡辰午失食道地精藥多不至北取假頻數大吏所惡且曹事沓迫寧當舒桄臥邪四也又南北地性暑雨寒風清汚旣別飛蟲之屬各有所多南暑可就陰息雨適斷客爲趣耳吏於北者雖有盲風灰人之面糞人之齒猶將扶馬揚呼而造也乃至寒時冰厚六尺雪高三丈明星以朝鼓絶而進折風洞門噫嗚却立沉陰凌兢瘁灑中骨

疑似李華

妙論

餮煤食炕爍經銷液又弱不受穢行見逼都道頭不清每爲眩頓春深溝發尤甚遂有游光赤疫流行瘴首不避頑俊是生青蠅常白日萬口橫飛集前意不可忍舊都清麗娛人獨夜苦蚤音妨人眠臥至於垂玄幙燧青燻未嘗不杳然而去也土風有宜五也凡此五者初非迂遠奇怪强有推持凡在逼懷所宜竝了況夫邇中軸者不必盡人之才遊閑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長安道上大有其人無假於僕此直可爲知者道也夫銓人者上體其性下扐其情恐門下牽於

四字致甚

晋語

春故未果前諾故復有所云倘得泛散南郎依秣陵佳氣與逸人秀生相與徵酒課詩滿俸而出豈失坐嘯畫諾耶語不云乎斐然成章人各有章偃仰澹淡歷落隱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憐成其狂斐。

勝讀一則子書

○○與李道甫

知仙舟今日客滿明當一出夫用人者主人之才為人用者必非主人也長者常能誘人誘於人者必少年兒也難動者精奇易動者必蚩蚩之民也目中誰

當語此

○○○答馮具區

茱萸館之色笑何日能忘聞明公已了白義更泄玄眞通輝牛女之河採妙虛危之穴二八寶華等是丈六金身耳乳母難摩稚佛之頂僕禮可上人直是愛其神秀今便西遊峩嵋恐更坐須彌日月隱避處矣屠長卿輕蕐覆代虞淡然弱采聧人徐茂吾疎秀表物茲是飛來玉泉懷抱之英也湖上蓴絲山中桂子大足留連三公六卿面目可曉正恐槐梧望重薜芰

緣輕。采真之與難終。應化之情易起。則大車冥冥。方倚重於班如矣。豈徒咏素食於且淪。惻寒泉於未收已乎。包君去時，僕方病注，伏枕抽筆，不盡所云，

○○○別沈太僕

明公渡江急不得見，不知明公更得渡江否，虎以懆虧。龍以靜全。花以上披。根以下存。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纍危。廬以居之。可以待時。

○答管東溟

不佞非有夙慧，然能讀門下應制之文，覺有姝詰非

時人色澤而已、後知門下攝心三一、而不佞亦且從明德先生遊、後稍流浪、戲逐詩賦歌舞遊俠、如沈君典輩、相與傲睨優伊、成進士、觀政長安、見時俗所號賢人長者、其屈伸進退、大略可知。而嘿數以前交遊俊趣之士。亦復遊衍判渙、無有根抵、不如掩門自貞、得奉陵祠、多暇豫、如明德先生者時在吾心眼中矣。見以可上人之雄。聽以李百泉之傑。尋其吐屬。如獲美劍。方將藉彼永割攀緣。而竟以根隨生茲口業、不思譚局之易、而題毀位之癡、不諒揮金之難、而怪瑣

工於修

郎之纂修歷辦惑先師之戒虛矣不謂門下長者乃亦漫以為然捧讀大章可謂焦原有險曲突無擇其中畫一多有名言照曜丹青垂俟來俊若不佞所指似是發蒙振落之資不佞所當似是廻飈末引之勢豈敢附君厨之後為經營世業之倫哉憶不佞在祠署時晤趙宗伯公未嘗不問門下起居時宗伯殷殷為吳中屈第一指今宗伯在事而中允吳公且接迹凌厲不富以隣茲離其祉微管而誰惟門下及時龍惕以安或疑上應風雲之求下慰離羣之望

純用成語是病

○答屠緯真

讀足下手筆。所未能忘懷。是山人口語一事。天下固有此人初莫胗其鵰也取之雛㲯之中生其羽毛立其魂魄乍能飛跳便作愁胡但我輩終當醉以桑椹噤其饑嘯耳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江海蕭條大是群鷗之致

○上張洪陽相公

聞之神器不可爲作用是性宇宙在乎手。恢然有餘上也其次忘身與之決其次存身然孺子何知之有

云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惟閣下萬一無忘家食時端憂天下之意。

○答郭明龍

讀考工記序大作。卽其詞、遠其旨、易云、形乃謂之器。老云、埏埴爲器。聖人制器。如大鈞造形。規矩鈎繩。毫孔無不中理入神者。周公亦自占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匠宰無神。五官爲窳。於工有不楛而庢乎。賈生洛陽絕才。太史公徒寫其怨急。以貌其人。政事疏自有別行也。班始入疏。遂覺靡長。總之吾兄賢者宜識其

尚論確

大無庸戔戔文筆間也弟乞南部開郎所謂量而後入幸爲語山公雖是私乞不妨公次也當索弟官級之外耳

又

袁子有言知短而不用此賢人之遠者也如弟豈曰能賢長於用南短於用北深相了耳如仁兄語是留弟一北不敢拜明選君之惠矣霜雪交下翰林主人北風其凉謹以一金佐酒

答呂玉繩

承問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誠有之忽一奇僧語弟曰嚴徐高張陳死人也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不如因任人門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復厝意趙宋事蕪不可理近芟之紀傳而止志無可如何也

答王澹生

弟少年無識嘗與友人論文以為漢宋文章各極其趣者非可易而學也學宋文不成不失類鶩學漢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於敝鄉帥膳郎舍論李獻吉於歷城趙儀郎舍論李于鱗於金壇鄧孺孝館中論

江右諸先正得力處在此故能自立標幟

元美各標其文賦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處見此道神情聲色已盡於昔人今人更無可雄

如是

妙者稱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論文心之一二而已有傳於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隨之湯生標塗吾文他日有塗湯生文者弟聞之憮然曰王公達人吾愧之矣而當其時門下於弇則有所謂心與而目成者人誰無情而忍不報施乎客曰吳士文而吾鄉質文常有餘質常不足以不足交有餘辨給固不能相當精微亦不能相致無所相益有以相損因自

乃避不敢再謁尚書之門一參公子之席其風徃然也又時知公子之意雅在氣節不在文章文章已矣而竊觀其時所號氣節諸君者翁亦未敢深附易不云乎定其交而後求平其心而後語安其身而後動不然莫益之或擊之矣迨其擊之也而悔其交容有及乎且門下人地才美固與翁江外枯槁之士去就不同何也今之執政者非異人固門下之父行也執政尚將擇疎鄙有才之士而近之況如通家之子也才而好遠之豈人情乎夫以門下之才且親尚負意

使人禁舌

氣不肯自近其疎鄙有才之士負意氣者固亦以遠
矣然則肯自近於執政執政因而近之者其人又多
非負意氣而才者彼其時政公論安得不兩而執政
者之無所遠聞殆非疎鄙寒士之過皆通家戚里子
弟高奊引嫌卑者暱附無有與言之過也以愚計之
門下幸其此時強起除一閒署郎得從容閒見言事
執政有當驩然承之謬則愀然而獻疑入則盡規出
不以語人此亦事父執者禮然而因以陰就天下之
大計亦不可謂非名節事也且執政所以不受言事

層折注來，極迴環擊撞之妙

者以爲此毀人以自爲名莫愛巳也若門下以戚里
晚進而規隨其間又自匿不奪其名執政必以爲愛
巳而不聽其言者非人情也然惟門下可以就此正
以門下有美才而負意氣執政所重重之而不褻此
必門下負其人地才美不思以用之或意他有所在
先其疑形如此而言不聽交不成此如學漢文者譏
學宋文者皆未有以極其趣不足相短長也偶感門
下推引過至及欲移病塞門似傷於懟世故不惜亹
亹言之以門下昔日之心與而目成庶有當於斯言

也、

〇答王宇泰太史

眞人似影假響之論

門下殆眞人耶、世之假人常爲眞人苦眞人得意假人影響而附之以相得意眞人失意假人影響而伺之以自得意邊境有人其名曰竊人之所畏吾得不畏哉僕不敢自謂聖地中人亦幾乎眞者也、南都偶與一二君名人而假者持平理而論天下大事、其二人裁何得僕半語、便推衍傳說、幾爲僕大戾、彼假人者、果足與言天下事歟哉、然觀今執政之去就人亦

似陰符

未有以定真假何在也。大勢真之得意處少。而假之得意時多。僕欲門下深言無縣矣。門下且宜遵時養晦以存其真

○○寄王弘陽冏卿

列子莊生。最喜天機。天機者。馬之所以千里而人之所以深。深機深則安。機淺則危。性命之光相爲延息。此旨令人憯焉恍焉。犬病月餘。益知有此。北望瑯琊。醉翁何似。

丶丶寄門人賀知忍

此便是好貴人

巽父來，不得知忍書，近況何如。此時惟忍是安心立命，忍忍也，印也，不忍不印，忍辱曰鎧，難之矣。釋諦

〇寄高太僕

久不聞問，知履候無爽，長安貴人，輒問吾郡薦逸，誰最所知，僕詳宣道趣，以爲渾金潤玉，不宜久委泉石間，茀門下一輩人遠矣，無知言者。吾鄉貴人如短尾羊，裁取自揜，何能庇人。憶與拾芝諸友倡歌踏舞，備極一時之致，長者時爲欣然御之。比來乃爲物情周攝所苦，右軍云，晚須絲竹陶寫，覺少年欢磊魂更須

也還布衣於南國作傲吏於本朝春秋有作亦何用書高子來乎

○答謝繹梅司冦

門下金崎精英玉融風雅鬱貞士之情神顯大儒之作用近讀風雷之奏彌開日月之章十漸不克終遇唐宗而豈諱六可長太息逢漢帝以何嫌今雖爲瑱以言古有投珠於道膏脂瘡痏時事多非菽粟參苓其言自在

○奉李漸菴司冦

閣下爲南主吏計北主法愷亮雍弘以情受信而靡（二語作官妙訣）隨爲法見疑而不動賦政柔嘉仲山父之憲也惟明公以大道契世不得已而應之善刀而藏止如今日書明公傳後亦當云有古大臣風矣凡大美終之實難惟閣下裁幸

○寄萬二愚

讀兄大疏甚善一不負江西二不負友三不負髯（妙）聞新太宰清新御史大夫明或能久兄兄亦可效外人怯移病去官已作殿中侍御史不爲朝廷用更何如

樂似掛漏
駁雜於樂
元猶捫燭
揣籥耳詞

〇答劉子威侍御論樂

明公不以僕單外無所厎猥遺大篇數百萬言流覽多端莫循其以猥承長者之問聞之凡物氣而生象象而生畫畫而生書其噭生樂精其本明其末故氣有微聲有類象有則書成其文有質有風有光有響羲唐老孔所不容言其下莊管離騷二招李斯鄒陽之書左遷之史馬楊之賦枚乘之七蘇李十九首詩王駱崔灝長篇王質夫雜伎其於四者穠瞱無裒行其自然變藹橫極餘於四者偏有短長今時而滅僕

自古色照人

弱冠時一被楚詞琴聲無姝仲華語樂聲依永希微在玆至於律尺今古綿邈管子呂覽度數律元巳有殊論遷歙而後愈益悠繆禮失求之野樂失求之戎大食雜沙猶可按歷至中燕中有琵琶李能爲大獵秋聲初嚴大鼙出和門起鳥獸喧嘩鼓吹笳角大合圍趣殺驪呼野酌歌凱旋攢雜并赴然無其文斯亦今之神瞽矣明公好事有力何不走一俊男子寫其聲因以度諸絲被於簫唱若乃今奏令無過掩絲竹粗爲和矣僕從朝下聞其音時無應制文格之累縱

諷前所陳數公書詩。浸淫出其味。乃知僕偕計以前。俱爲妄作也。方欲本原物氣聲相。然無其師。吳人善音。幸有因略。入其微杳。如書所嘆。亦已無人。至於文詞。意知其然才不能然明公風雅奇宿無所忽微或當有以證進之耳

○○再答劉子威

僕本南州鄙產、涉獵旁午、非有奇厝深聽、安足承問樂理、獨來敘緣曆論律。以爲歲差而移。代不相循。當有越識。然華尼世絕。聞韶並歎。非如旋盧滑積瑕數

高山流水

準通之名。京蕭自立。同時所是。未皆倫野。僕前妄云因胡證雅。鼕鼕其音。非爲準論。南歌寄節。疎促自然。○五言則二。七言則三。變通疎促。殆亦由人。古曲今絲。○未爲絶響。圭臬所立。號云中土。南趍西音。要爲各適耳。必欲極此悟譚。似以聲依爲近。絶利一原。可以百倍。僕恨未瞭。竝闕前識。妄論琴理。緩急在絲。深浮在指。悲愉在心。凡音之生。流例非遠。太常音調。非所敢已。因公有云。牽率酬對。後有標測。容致更端焉。

○寄吳復菴司業

明公秉扶輿之峻心發靈鎖之昭質幸直維解之後起諸危坎之餘卒以孤亭撿此橫絕至使反閉却掃卧托求去世之衰道抑有由來聞之儒服世治不輕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願明公益絕好徑用隆本朝

答張起潛先生

某受知弱冠之前契濶壯室之後宛爾紅鸞悲渝玄（偶句失）素之緒（韻）困彼白魚謬老冊青之篆竟徽吾師寵靈獲塵榮伍敢忘所自顧弟子意氣時尚有之不似逆時

送遺

覷破了也

輒發覲時事上疏一通或曰上震怒甚今待罪三日不下弟子不精不神葢可知矣

○寄帥惟審膳部

人生有限之年豈給無窮書籍但用深心取適於妙（讀書法）弟去嶺海如在金陵清虛可以殺人瘴癘可以活人此中殺活之機於界局何與邪歸苦熱瘴魄幾易宅痁危之後身寄轉輕語云本見而草木節解此時然（三字累生）也兄無甚酒幸為我留少許情神相老而嬉

○寄石楚陽蘇州

大識見大議論以數

初某公以吳憲拜中丞治吳而明公亦以吳濬使守吳南都人皆疑之第稍爲不然或二相亦欲得高品撫牧其鄉耳近從蘇來者竝云石公有羔裘豹飾之節仁而且勇非吳大家所宜然猶謂石而無瑕人急不得施其牙未幾有此雖然公之品乃今無疑者矣幸益自堅有李百泉先生者見其焚書崎人也肯爲求其責寄我駘蕩否

○○○答劉士和

兄於徃編留意大佳看徃笞豪英幹濟知近語淺天

字出之

下事體深之十分止可得五六分也

○復朱澹菴司空

有懷函丈忽拜良書穆如清風不知其身之在炎輿也世步多方支吾未易而陸公謝事誰復意外用人如彼汎舟秪深維楫之思

說得澟然

寄傳太常

委清署而遊瘴海秋去春歸有似舊巢之燕六月一息無意垂天之雲也比意陵祠松栢依依五雲殊深緬戀加以足下風徽縕藉豈不偏反神樂觀道書多

情道書懸
摘無人板

牛弟手點摘清齋時爲下十數籤乎居太常東者前數人皆得給事省中足下體勢當是吏部郎正弟居間不如人耳乃如來教又忽不自知其不如人也

、、寄劉芝陽開府

淑德重地江海安瀾嶺外聞之不勝驩尉吾鄉在此位者功澤良多吉之周公次歐陽公也有光前牒是在門下。趙侍郎蘇州田賦一疏有可壽梨否海中丞松江水利今更如何苟利吳人不必自己固大雅本懷矣故中丞餘姚張公雄才疎節。不爲世知。如劒飛

沉。出土入水。幸乃其子丹徒知縣集義意度魁奇。當復大受也。又丹陽縣學訓導李東明篤於躬行。若進之六館。必有繩染之益。伏惟臺下高其品目。引而重之視時筐篋小吏章句末儒故相矯絕耳。

○答徐聞熊令

疎愚之資孤焉瘴海。天幸得挹長者卷卷。還鄉病起。更辱遠諭。乃至處以餐餞。徐聞幾許閒田添尉一口可謂荒飽矣九日欲吊長沙懷湘而雷一宿貴生書院視海上人士自貴其生何如也萬里炎溟氷雪自

以官爲傳舍者又何如

愛。

○答徐聞鄉紳

萬里手教、如扶搖從天池南下、中間所以尉籍良過、獨念君子學道則愛人、常見古人雖流寓一時不肯僾焉如不終日誠愛人也無論與諸生相勸厲。不敢虛其來。卽樸遫編民流離蛋戶。有見未嘗不呴尉而提誘之。此自門下心神所熠矣、聞貴生書院成、甚爲貴地欣暢、然必有人焉加意講德絃歌鼓篋其中。乃不鞠爲茂草耳。

世說

○○寄曾大理

諸公茲建牙以出。而門下巋然在京。知深慈廣智。大修行人。何地不爲福田。正不在區區王舍城耳。士和兄精進何若。妄意隨時之義。惟沖惟默。沖生智。默生威。沖不默不凝。默不沖不韻。館閣師儒。體勢尤堪清重。至如不佞。割雞之材。會於一試。小國寡民。服食淳足。縣官居之數月。芒然化之。如三家疃主人。不復記城市喧美。見桑麻牛畜成行。都無復徙去意。偶懷西音。陳其下意。藥草有喻。僅惟便風。

○養○生○家○言○

只是個未依附人臨川脚根站地

答於彭澤

門下遂翩翩望彭澤而去爲人師可以爲人長江湖未遠門下宜流清惠之音陶先生標便是去後棠陰也

答岳石帆

兄書謂弟不知何以輒爲世疑正以疑處有生若都爲人所了趣義何云似弟習氣矯厲蚩蚩者故當志言即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遻遻得其疑世疑何傷當自有不疑於行者在

[illegible]

詞意俱工

玉茗堂尺牘卷之二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甄胄天羽沈際飛選

○○謝陳玉壘相公

閣下會昌啓運大錄凝祥虹玉早見於天而克岐克嶷星壘代明於地而有憑有翼殷禮配天平格有陳伊陟周常載日忠貞若曰君牙帝乃聽於在西儼三垣之上相衆所居而共北况百里之微郎擬附鳳而卷阿之車馬何多欲登龍而積水之風雲自少至如

某者、匡中朽垤。蠡外寒流。高揆天庭。已識淵雲之秀。低迴世路。彌沾蜀日之華。山木歌其不知。澧蘭思而未敢。三年待罪。爾庭身素食之懸。一念好賢。王室世家衣之敬。在戔戔而莫展。庶斷斷以如容。

○與嘿菴宗侯

慼門下遠念。茗以滌口。刻以清心。如吸氷雪。銷此永夏。馮公白頭孤苦長遊。以鷄足山破熱惱耶。弟入省止有哭吾師一事。思之亦是世間法。於道人何與。得（一轉情深。）吾丈集句。先爲致西州之感。爲報故人憔悴盡。誰家

池上又逢春可謂長歌當哭矣。

寄魏合虛大行

昔賢定交於杵臼賞契於桑陰曾無一介之通撫塵之舊引之惟恐不亟稱之惟恐不盡其志意殊也門下英風茂誼學者莫不聞而楚士陳生嘉礎吳生光龍於方內外無不通真足吞吐雲夢日近長安惟門下時有以壯之弟語無妄也

慰曾景嘿方伯

聞門下有翬珈之戚夫以君夫人棄背凡在末屬禮

切驚愴。況夫閒戚如某者乎。弟念娥沉婺隕月星之履運難恒。而若照薇明斗日之泰華長豫。惟曲副樞衡之望。少調琴瑟之悲。保重玉躬。登延珠掌。

○復劉郡伯

瓦郡志首然不特臨也

㢠以郡乘下詢。意三十年中人物。皆在耳目之前。鄉賢官以媚人。何得依鄉作傳。名宦人以媚官。未審以何而名。大可忘言。細復何述。若兵食雜志。祗取各縣規條。浹夕而成。又無需立局也。

○寄章仲明侍御

可泰

大疏見示，俱經世大略，且不激不隨，使人心服。昔人云，悾悾爲忠，未有反見罪者也。山城阨塞，無緣一望帝城，爲悵至於世寄可與悠然悠然之心差可寄世（一轉更遝）

寄李心湖祠部

病中枉君子過存，直是傾葢如故，朝情好疑，而門下乃得容與江漢間，泰山毫末，惟世所擬，大智閑閑，利用安身耳，易乾之四或躍，或之者，疑之也，君子及疑之時可以淵修不疑則遑而麗天耳

○寄李宗誠

獄中出豐城之劍，晦益沖天，如見羅真是奇男子，便有此奇幸。人生精神不欺，為生息之本，功名即真猶（確理）是夢影，況僞者乎。兄與兌陽居，必有啓發堅凝之益，恨遠莫為助耳。

答余內齋

僕二十年來，去池陽，觀明公瀟灑蘊藉，自足留人。平昌擁萬家，為長含峯瀲谷，大類五松，風謠近勝，琴歌餘暇，戲叟遊童，時來笑語，當其得意，不知陳真長未得為三公也。

擬水經注

、、寄吳世行

楚公子尉蛟霍山之陽。其氣甚壯。彼中人復有此風烈否。以兄慨偉豁如之性。士風其宜。丈夫涉世亦貴善行其意俗吏不足爲也

○答李舜若觀察

弟時念仁兄。如在祠署中夜語時也。歸養疏、初以孝爲忠。今以忠爲孝。皆臣子佳事。此時家居惟以葆神讀書。觀朝家故典。爲第一義。幸無悠悠。度此時日。斗大平昌。一以清淨理之。去其害馬者而已士民惟恐

第一旦遷去害馬者又怪第三年不遷昔人性之所不通歸之命命之所不通歸之性性命通則出入以度而無礙恨復未臻茲境耳

仕宦而了性命至哉言乎

○答劉中允

得手教知益凝愼以重視輕靜視躁如凉中人視熱境也倭事遂少信臣可怪可懼禁庭頗牧爲竟如何若倭遂有朝鮮亦似元昊在西天必不使北胡有人以輕中國

寄江陵張幼君

何等身分

庚辰公子一再顧我長安邸中，報謁不遇，今雖闊遠，念此何能不悵然也，辛卯中冬，與令兄握語雷陽，風趣殊苦，輒見貴人言之，況也永嘆，近得差一上相國墓否，役便附致問私，惟冀公子宵然時翫長沙秋水篇，代雍門琴可也

○○答牛春宇中丞

知兄已爲遠志，如近事何，天下忘吾易，吾屬忘天下難也

○○答門人蕭承之

磊砢而英爽

劒在堪訓諸囊清不責文何能向如許人作涸鮒也來書感高誼矣。

答丁右武

亂世思才治世思德惟中世無所思然吾輩不能不爲世思也高卧北窻亦何可便得

二轉妙絶

與門人朱爾玉

聞爾玉益貧貧不失爲爾玉也唐宜之傅遠度卓左車是秣陵三珠樹爾玉時遝來否尚書兒訓梓成幸惠百帙身不能作尚書猶欲以一經貽子也

謔

人只此心省幾許蠅營狗苟天下自太平

○與來武選

世俗何知清吏之苦。讀西遊詩、太華潼河飛動凡閣。念此勞歌非安歌也。遂昌厄仄。何得秣之子之馬。一唱皇華。遊者之欲居與居者之欲遊。亦各一時之致也。

風味可人

、、與帥惟審

滿堂溪谷風松。絃歌嗒爾時忽忽有忘對睡牛山。躬躬一覺。稍聞劉顧二君子。前後見推。幾逢其怒。執政者太執乎。得天下太平。吾屬老下位何恨

矣

丶丶柬丁庚陽

王中丞近以湖州事爲吳越人人口語然正大之舉或非邪小能害暫須一留彭繡衣未知税駕何所朝家奕手似換而局勢未移彼人善後事宜吾鄉故不能及

可思

○與顧涇陽

都下遘止似澧蘭之詠公子山水之唱王孫量移栝蒼每過司理之庭朱絲氷壺映人心目天下公事遡來大吏常竊而私之欲使神器不神旁觀有惻知龍

通駛矣

德須深耳。

與周雲淵長者

大道樸散而爲器矣、門下心精力一、自足成務格神、封圖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也。茲病未能、倘以異日、

奉朱澹菴司空

攝仕以來、嘗謂近見兩大臣耳、陸五臺先生、奇中有正、李漸菴先生、正中有奇、二公者其用雖非世所得盡、然亦已用之矣、獨門下以大臣清重之德、宜參政

機而淹南甸若召伯之在郟南溫國之在洛都猶未爲世一用也歸豐留汴以重蒼生豈勝縣切弟覩三數年間陸公旣老李公復搖正色端言亦何容易然二先生大臣之節亦已著矣惟門下閱世已深名德素著有知已者進而正之去留之際自成典刑似不嘗過持難進之節久南都而不悔也

○答祝無功

見門下登第爲世道喜又私計何地得此長令已而休寧徃之休有商賈而少士長其地者亦如其地之

人地相宜銓法所當亟講

深甚少許勝多

氣而後可今以祝公長休寧不類近見休人有知者稍稍稱述祝公清苦不甚爲怪乃今知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眞期月而可者夫性能融世而接之此禮樂文章之根也如僕太常祠部所習而能皆陳迹礙眞小文破理亦不足爲明公道矣

與黃對茲吏部

昔在南郎聞門下風采凝映入粵從鬱孤臺見贛州使君穆以清風之什挹以明月之光復知晉安風誼并在黃家叔父矣不意彈琴猥承遺舄民歌嚴治以

誰能爲此言

至於今神君所傳法不可改奉以無悔多幸在茲新（八字情極隱躍）舊相承情難自外惟更有以督教加愛遺民

○答陳公衡

温州風土雖佳而少人士去省會遠丈苦政深心或不上聞移長洲如建路鼓也兩貴人家在徑竇必多君子不由也李元沖在錫無以殊人久而不害者平耳平者道之滋也良友分金以言爲報

○答徐檢吾光祿

得武林書知西顧猶重弟迂迴何適而可温州土風

倅秀吏隱正佳貴人爲求急不可得乃知宏鉅者雖衡必翹瑣宂者在倅猶落大勢如斯耳前臺舉刺疏弟以逐臣在薦中疏遂不下諸薦者猶可不下刺（旒切）者乃可不下耶倘及春朝庶嗣良晤於江上

答潘完樸太參

昔賢下車先問名德夫買骨可以致駿尅象可以來龍精徵之致也若夫非駿非龍而首被物色蘿藿之人固已感深於神遴拊切於風期矣九日登高當從大夫之後也

情理是一是二再參之

○寄達觀

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眞是一刀兩斷語使我奉教以來神氣頓王諦視久之并理亦無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達觀而有癡人之疑瘧鬼之困況在區區大細都無別趣時念達師不止夢中一見師突兀笠杖而來忽忽某子至知在雲陽東西南北何必師在雲陽也邇來情事達師應憐我白太傅蘇長公終是爲情使耳

寄杜衎臺

六字說盡時弊司衡者念之念之

吾兄美才不偶於時而弟亦淪落同籍中覺在野者多逝川無論矣東封未就世必需才東山豈宜堅卧逢望泰宗董與雄之才氣王洪陽之德齊皆未易人也有書遣來爲道思存不淺

寄伍念父

念父過龍埠不一至平昌自是念父高雅亦就試亟耶舉世好新文依舊案如耀先吉甫諸兄何時與郡邑作一文字知已乎念父通才惟有秋新力戰爲快幸甚努策

危語眞語

又

殊慢念父知不我訝也九日後弟歸而兄歸弟北而兄北矣今不可久作塲不可數入暑道宜秋亦惟自玉

詳氣

○答馮永安

天之生才多少遂亦有以置之弟才少官之易而安兄才多官之難而危東吳不已徙而南濱努力士非短長坎坷無奇非數遷不能所在有迹君家敬通豈不遇主豈非曠材而至擯里恚婦泣子兄猶能慷慨

斷見女色赴崖瘴縣差爲遇於敬通耳猺雜如憨雉幸好馴之

○答魯樂同司理

丈方壯天幸灑雪功名自遠宜及此時下氣書傳當心名理萬無聽小言以碁酒消憂乃消日也韶否定有曲江先生祠當日遊之

○與王相如

相如才氣橫絕欲下帷讀書十年乃由甚善不盡讀天下之書不能相天下之士故曰外遊不如內遊如

僕老矣居無可談得貞父來同臥語三日差絕人意亦時念及足下恨遠莫爲致余生時藉批遣藍翰卿奇博士也煩爲道卷卷

與馬心易

時議紛紜各省大吏持祿養重而去長吏因以羊虎不可治上于天和所在旱潦異常就中獨是善人窮餓嘉興馬先生其最餓者也年來何以樂此星家雷生過謁吾兄與之坐而問焉亦知弟同此餓也

無句法

與吳葵臺

作曹丘眞逕可喜

以克壯之猷利大作之用快甚貴治文學晏有聲能以諫議自通孝廉王德新能以文章自見獨風聞眞州李季宣之子秀才爲商人所苦瓜州蕭成芝之子童生爲里人所侵皆弟故人二十年不相聞問心殊念之吾兄服時以垂清問即當我秋風一度也

○寄李舜若侍御

大疏雖不得詳大指可知昨楚陽書來終不致私謝以附叔向不謝祁奚之義兄不必引去但坐看時人手面何如古人云才須學也俗學虛談吾輩收其實

用同年如章念清其清可念也云於鄉人未盡得其意鄉人亦非意所得盡也

〇答吳四明

明公下車僕以辟邑長不敢上援然郎東下右武云吳四明不當以時勢人相目右武答書亦云因此公爲遲留海上畢春汛去不謂明公所以獎借不佞如來書已甚此自明公風厲旁屬至意然非甲猥所敢承前爲郎所言事天下似皆以其言爲可然時有出位之譏雷陽歸得憩此縣在浙中最稱僻瘠僕又不

先儒更大患

秌風在目

善爲政因百姓所欲去留時爲陳說天性人義百姓又皆以爲可賦成而訟希値上官一時皆賢者若無多求前某觀察有重客傳食屬邑至僕治値僕受詞日即與冠帶茲坐堂上所受詞不二三紙如此者再（正無須逐客耳）客亦頻蹙去至今五日一視事此外唯與諸生講德問字而已四明山海人物巨麗加以吳公治行當爲天下第一所恨無緣展謁惟有來冬上計門下時以太守入爲九卿故人相見罄此晤言耳

答王伯皐

足下手筆若鉅而時目若小如之何遂昌斗大縣賦寡民稀故學舍倉庾城垣等作俱廢非生稍修治殆不成縣去年稍取贖新之工訖而止每月受詞者再今歲訟裁五十餘而三食故人食者踵至何以待王先生諸君有以諒我矣

可以風世

寄馬心易比部

兄出縣為郎能再堅否弟素不習為吏喜遂昌無事弟之懶雲窩也時念故人宛轉梅花水際達人所至皆為彼岸兄於世相萬無過嗔

自可

出言近指遠

○答王子聲

來朝官禁與朝士通徒阻我良晤彼暮夜者亦何能禁也風雪邸中白晝擁卧正爾爲佳直是旬許聽鐘鼓鳴筲都不似十年前長安同少婦時五更驚夢也

○復滕侯趙仲一

讀册知極苦心度越倫吏百二第吾屬眞人爲世道出卽多奇偉茲屬尋常所望三秦豪傑故當有萬此者

與袁六休

出關數日作惡念與君家兄弟五六人相視而笑恍若雲天一路待君不至知君已治吳吳如何而治瞿洞觀相過應與深譚

○與李宗誠

山公早遂山中眞是寥廓冥冥衆讓前識但山中自有山中作用若空度許時處不如出矣知兄道念重敢言之弟一推南禮再阻南刑養拙括蒼殊快執政不爲不知已也吏部郎比復少人吾鄉劉直洲差強人意耳

活簡

丶丶答晉之

平昌令得意處別自有在第借俸著書亦自不惡耳

丶丶寄黃樓巖

不佞文學政事不敢望言公正倚門下爲子羽乃公事亦不一幸臨邪在浚之旄何姝可弔秋欲一過大樓三十六龍湫非愛其湫愛其龍也

丶丶寄袁石浦太史

蹇散之姿天幸以金玉之遊牽拘黽勉忽自忘其非神仙侶也亦恃王子聲在座交知零露倏離而去念

保留者即揭噪者不獨一浙爲然

之悵然、在都一吏部郎相詒以散局見處、謂可燕南趙北之間便回馬首、不謂壘絲金骨銷纒四年。玉堂人。頗記平昌令。夜半雪中回嘯否。

酈道元筆

○寄吳汝則郡丞

兄之貳杭也、即真何日、弟事益復可知、斗大縣面壁數年、求二三府不可得、通公亦貴重物哉。三生扞網、似有人焉主之、滿而待遷、又不能使人不保爲愧大段浙中士民揭噪上不必任怨保留上不必任德。直芻狗之可也。搜山使者如何地無一以寧將恐裂有

做作　時

礦使

至

○○復項諫議徵賦書

僕以疎才閒局、久不習爲吏、而貴縣士民雅淳、可幸無事、因欲如葢公所以治齊、後見貴倨家、武横奸盗、迭迭而有、不治不止、既以治之矣、而前後見府主以上、爭言縣某某家所負、僕初不爲意、夫無恩禮風化人民、使自輸急公上、有不忍後之意、而猥以法、非令意也、近察貴縣民負者、非盡窮極無所還、多故大姓而落者、恥去其名、留所賣去田、或反益收入田自實、

又有力者好以名借人因以為市坊中大姓單民又爲聽而隱食焉至如大姓遠僻者無官無商固不知有比僕亦不召比也僕以罪薄量移如世俗情遷延觀望隨民自止自逋亦可呴沫以愚媚百姓顧使監司郡長獨受急徵之名而令受德非體也豪弱等皆王田而逋與抗非法也頑且倨焉而遂之非教也後必并徵貽難後人非義也并徵益以慼非惠也懼此五者因稍稍四出徵集然所徵負多者有所入則不必其人以來即來亦慬然喻而遣之益民不知義以

誾誾侃侃

至於此至於以貧爲解者則不可得言何也有田則有租責則言買者令得徵於其人可也父責多子不宜復聽其里言於官退焉可也今都不然而前所云數弊者皆是安得不稍有以捕治之然終以民氣雅淳不忍管間以示衆而已至於足下家稅所負歲至若干亦以門下方爲國侍從未忍以租賦爲言知門下病起必有以處也而乃可爲子孫法今并上門下數户并貴宗若戚所影占籍附上至朝家之事僕荒隔巳久無所與聞僕玉體平當以卮酒過從庶覺我

一筆轉折無限

以皇道廣我以世資耳。

○上蔡觀察

閣門下終無係遯之思某不勝徊佇當趍道左致其區區而日乃中於寒雨綿連似瘧展轉牀簀間夫以鸞鴻之迹方高而犬馬之病彌滯愛而不見殊用自傷且門下官都方鎮俛授鉞矣去然若累而某數年猥冗牽而不割雖大小器殊而超吝大遠此尤病夫孱客所自怪自笑而譫語成劇者也直指當巳敦留淵慮周回可止則止似亦吳人學郴下處也

淡淡語感慨淋漓

○答平昌孝廉

諸君貧而病令尹病而貧山水寥寥愛莫能助方自恨絃歌淺韻諸君那得濬臺也

○答楊日南鹺使

以冰雪之心行米鹽之地足矣來教云何

與帥公子從升從龍

謫上官不得意忽忽思歸輒思惟審或舟車中念及半生遊跡論心慟世未嘗不一呼惟審也惟審仙去里中誰與晤言浪迹遲歸殆亦以此惟審古詩文必

傳何須世人夸錄當爲去存之紫釵記改本寄送推
審繐帳前曼聲歌之知其幽賞耳

○寄王新盤觀察

兒闊睽喜極得將太夫人東征也長安書滿紙塵情
今吏以塵封之閩士夫多永譽之誨敢以返屬俗吏
惡與人爭利吾輩忌與人爭義耳

名言

○與周叔夜

道破世情

州縣官與人空書短味亦無得漫爾寄聲也道體似
盛而羸山海秋深氣候數易早晚慎霧露晝復避日

並以簡勝
今之乞薦

人生忙處須閒弟作縣何如直是閒意多耳

與王悅之

王先生於東海之濱解襪乎見蜃樓陽燄當知世間影都非堅實更進一機彼中有海差勝此中多山王人何似閉門令尹十月早寒當隨鴈而南雲鳧再北復是琵琶亭外時也

柬長卿

弟洗竹林寺以待足下竟成子虛羊溝蝌谷何得遊赤水之珠吳人莫寒泉之子窮而問所之弟云王大

憒者便見
少矣

司馬後屠緯眞家宜客君以爲何如

與李道甫

丈在北銀臺歸然南斗之司蜚鳥之音下而不上從容觀世晦以待明如平昌老令尹葉落更無還枝卽君子泰征亦未許以茶爲茹也引想時爲一笑

答鄒大澤

讀大製文漢而詩魏必傳無疑主計有趙夢白顧叔時足下三人那可復得時事正爾可知家嚴不許不宦加以師郎仙去歸亦欵欵不如遊寓宦方時有語

閒嚴

者近爲貴人憐引爲乞一判鴈山不可卽得得時足下有意赤霞石門泉邪

答顧涇陽

從紅泉碧磵中得門下手書可謂眞切之教僕雖愚鄙奉以周旋無敢自外弟年來多病心目憒憒所幸

亦眞切

高堂健飯稚子知書班斕之色吾伊之聲差慰晨夕耳餘無足爲門下報者春水吳雲徒深天際之想

與史玉池給諫

香蘭之渚芙蓉之菴常有道心人宅之兌澤彌深乾

時欲及觀生進退良已豁如青山著述白日褆修又知非膚渉所能窺流論所能干也門下其亦有以振我道大為容時清難俟善卷之迹何堪久懷

答魏見泉中丞

大教遠頒斷斷休休不忘細微感戢感戢部院覆疏公論昭宣雖俞旨未行而辨疏終當簡在大奏云一念為皇上保安宗社之心甚於為家維係天下之心

一二何鄭重多少

甚於為身三晉河山與聞斯語惟門下彌珍玉體以重金甌

辭受詳審乃成儷

○答汪登原中丞

門下文經武緯、爲世津梁、而況不佞、感教茲深、流想猶切、忽拜德音、慰藉優穆、王木瓜之細無忘瓊琚之報有倍下逮若斯上報如何弟不佞食舊德而已餘飲微量而知足領其原數敢成門下之清壁所倍償少助師中之費鯨波既息鳳省惟期佰受福於王明尚加惠於世業私懷曷任翹佇

○復門人藍翰卿

不佞愚鄙歷落之士蔽石林而無覩思相藻以何言

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眞人天際今文古文皆有大言小言俱來物鉛素於九流理筌玄於二氏居然不朽而在諸生然且採拾虛浮過自撝挹高山有客能通咫尺之書委土可師謬爲函丈之敬初當之而汗聳既循之以心疑豈向若者眞有懷於望洋將巡方者偶雷聲於牧馬眞龍何待假龍以生雲雨鉅蛇或負小蛇以示神奇豈大雅之故然乃高明之作用如不佞者懶散筆研之外淘寫絲竹之間獨有停雲之思不絕臨風之興以君大有示我同人卽欲侍知已獻

千一之愚爲文人起百六之運其如空虛無以相益
尊光祇以流謙一字爲榮九頓而謝

江
○答李宗誠

鄉城拜賢者之廬時佳公子俱不在家倘戀而去一時有道如見羅先生旣埋星光於赤土有才如稠原觀察復投龍竹於延津此在宗英宜深永嘆不知此際更有起沉灰收餘駿之隊否如弟量移殊爲多幸念平昌之於毗陵眞齊魯之於鄒莒然且捉衿决履支護爲勞不知神君何以治吳餘亦慨然也

玉茗堂尺牘卷之二　終